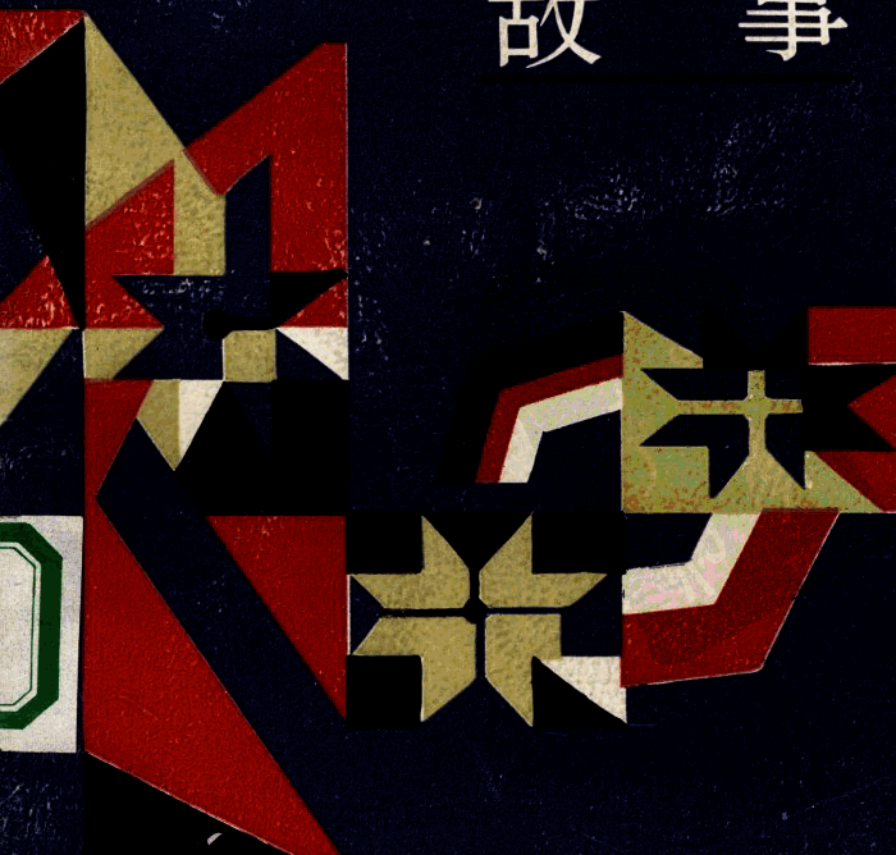


云南民族
民间故事丛书

普米族 民间 故事



前 言

在我国五十六个单一民族中，普米族人数不多，1982年人口普查共有二万四千多人，主要居住在云南省的宁蒗彝族自治县和兰坪县；有六千多人分布在云南省的永胜、维西、丽江和中甸等县。四川省的木里藏族自治县和盐源等县也有普米族分布，但自报“藏族”，有三万多人。

普米族自称“普米”、“帕米”、“培米”、“批米”、“平米”、“丕米”等。“米”意为人，“普”、“帕”、“培”、“批”、“平”、“丕”等，均为一音之转，即“白”的意思；两字合意为“白人”。另一个自称叫“布郎”。历史上，普米族人民善与各民族人民交往。在普米族聚居的地方，总是杂居着其它民族。各民族对普米族的称呼也不尽相同。汉族和白族称普米为“西番”，藏族和永宁摩梭人称普米为“巴”，丽江纳西族称普米为“博”，彝族称普米为“峨珠”，傈僳族称普米为“流流帕”。1960年，根据本民族人民的意愿，采用“普米”作为统一的族称。

普米族是个历史悠久的少数民族。其族源可远溯到我国古代的游牧民族氐羌。上古时代，氐羌生活在青藏高原的甘、青一带，由于同在西方，统称西戎。西戎中的氐族历史较短，到

隋唐时，已逐渐汉化。而古羌则因固守牧业文化，逐水草而居，辗转了大半个中国，踟躅于历史长途中，最后使子孙各自为种，绵延至今。在古羌早期，由于子孙繁衍和与秦国斗争失利，逐渐由高寒地带，沿横断山脉，向温暖低湿的南方迁徙。纪元初，部分古羌在今四川省的巴塘一带发展壮大，日渐形成强大的部落联盟，其中有所谓“地方千里”的古之白狼王国，民族学家认为，它就是“普米族形成一个较稳定的族体的基础”（严汝娴、王树五：《普米族族源初探》）。汉以后，新旧《唐书》对白狼情况记载较少，但从片言只语中看出，他们的活动方位已向东南移迁，接近于今日的四川省西昌地区了。汉族典籍对普米的称谓为“西番”或“巴苴”。但仔细考察，“西番”并非单指普米，而是普米和其它一些自称单位的统称。较早时候，西番在蜀中沈黎郡活动，即今大渡河南北两岸的甘洛县和汉源县。这一带地方正是古羌遗裔的活动地区。他们正是通过这片广阔地带，逐渐南移至越西、冕宁、西昌，甚至深达木里、盐源、宁蒗等地的。十三世纪，元世祖征大理，部分西番随军南下，定居滇西北。元明以后，西番已在今天的分布地区生息繁衍，广为发展了。在这段时期里，西番中的其它一些自称单位，逐渐成了藏族和其它民族的组成部分，而西番中的主要部分就成了今天的普米族。根据语言工作者对普米族语言的重新鉴定，普米语现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羌语支，这说明普米族与古羌的族体渊源至为久长。

二

普米族从游猎游牧时代进入到农耕时代，经历了漫长的历

史，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民间文学创作便是普米族古老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普米族的民间文学创作大致包括两大部分：一部分是诗歌，一部分是故事。前者属韵文体，后者属散文体。也有亦诗亦文的说说唱唱。

故事是普米族民间流传最广的一个文学类别。它数量大，取材宽，上至宏观宇宙、日月星辰，下至黎民百姓、鸟虫蚊蚋，都在视角之中。从现在还在流传的普米故事看，大致有这样两种情况：一是故事母体是普米族的，情节和细节受到邻近民族的一些影响；一是故事母体是邻近民族的，情节和细节因被普米族人民利用而丰富了。无论是哪种情况，它们经过普米人民长期口耳相授、世代相传，都已深深扎根在普米族文化的土壤里，并受到他们的喜爱。普米族人民乐于从这些故事里接受教育，增长见闻，并通过这些故事去认识现实，认识世界，鞭笞丑恶，讴歌善美，以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本书选编的故事，多数篇目是第一次发表。

神话故事是普米族原始先民探索自然的口碑，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说：“任何神话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普米族的神话也是这样。一方面，它通过想象对外界和自身的种种存在进行解释；另一方面，它又运用“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的手法，反映出普米族先民征服自然和支配自然的努力。这两方面的神话，包含了整个普米族先民的摇篮时代和童年时代的幻想，为我们了解他们在远古社会里的活动，提供了最接近的资料。

和其它民族一样，普米族先民的幻想也首先是向着太空铺展的。最早的天地怎么样？太阳怎么来的？月亮和星星又怎么

出现？这些问题在《太阳、月亮和星星》里得到解释：最早的天地一团漆黑，是猫头鹰驮着耗子咬碎云层，才出现了太阳、月亮和星星。这样的解释，在以狩猎和采集为主的蒙昧时代，应该说是恰切的。因为原始人类对自己的猎取对象，有精细的观察；对其生存本能，又十分赞赏。所以，他们常从原始动物活动中得到启迪，产生灵感。《青蛙指引人喝到智慧水》就属这类。在普米族的《直呆木南创世歌》里，我们甚至还可以读到更多的动物教人生存的叙述。这些孕育在原始动物故事里的神话，虽然已远离原始人的叙述方式，但却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现实。除了对外界进行解释外，普米神话也对自身的存在进行解释。如最早的人是怎么来的？《石头阿祖和石头子孙》中就有独到的解释。

如果说解释性神话只是从认识的角度反映出原始人类的探索精神，那么，征服性神话则是从活动的角度，反映出原始人类支配自然的努力和奋挣。《尖若线鲁造万物》和《帕米查列》，便属于这类神话。尖若线鲁带着神弓宝箭和六只猎狗，征服雾海、火海，平息洪水，历尽艰辛，开辟大地，并用马鹿作祭品，创造了日月星辰，宇宙万物，最后，与花中出生的姑娘成家，繁衍了后代。今天看来，他的经历有悖常理，不可思议。但是，在远古时代，普米族的先民们正是那个形象。后来尖若线鲁的白狗变雪山，他穿云破雾向南走，这与普米族先民从大雪山脉逐渐南迁的史载互相映衬，不谋而合。这说明，普米族古老的神话，是他们远古社会生活的艺术再现。尖若线鲁征服自然的英雄气概，是普米族先民坚韧不拔、勇往直前的大无畏精神的集中表现。《帕米查列》通过六个系列故事，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普米族社会发展的现实，那就是从游猎游牧时

代进入农耕时代的现实。故事中的老三从洪水劫后幸存下来，又经历了几次生死磨炼，最后成了家，立了业。可生活并不愿意，“百鸟求种”，曲折地反映出农耕初期的艰苦岁月，而“狗找来了谷种”，才算宣告普米先民真正进入农耕时代。这些神话为我们了解普米族的童年启开了门扉。

在这本集子里，传奇故事的份量相当重。这类故事神话性强，产生的时代久远，反映的历史阶段也比较长，几乎包括整个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前期。在这个阶段里，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矛盾和斗争不断加剧。反映这些矛盾斗争，歌颂斗争中的英雄，惩恶扬善，寄怜弱小，并以此表达人民的愿望、理想和道德观念，是这类故事的基本内容。其中英雄人物的传奇故事，很受普米族人民欢迎，如《统格萨·甲布》、《凤凰治龙王》等，可以说家喻户晓。统格萨的故事显然受藏族格萨尔故事的影响和孕育，有些情节甚至直接取自格萨尔故事，在藏族民间属于传说。但是经普米族人民利用后，成了普米族民间传奇。我们在统格萨身上，既能看到英雄人物机智勇敢、所向无敌、除恶务尽的英勇精神，又能看到他在千难万险中，因痛苦和气馁而出现的复杂心理。统格萨这个形象属于人民集体的形象，反映了整个民族的历史经历，作为普米族人民的理想、愿望和追求的化身，至今还受到景仰和膜拜。

以爱情为内容的故事，常以主人公的善心德行为基础，对象又多是动物或植物等。它们为主人公的勤劳和耿直所感而生倾慕，于是，经过一番曲折，最后结为夫妻，幸福生活。如《白鸽和金树的主人们》、《黑猫姑娘》、《紫花地丁》等，故事中的主人公都是由于心地善良、勤劳耿直，而得到了爱情。这中间交织着人间的善恶斗争，浸透着人们的爱憎感情。

富于寓意性的生活伦理故事，大都从家庭、婚姻、财产、金钱和友谊等关系变化中，反映普米族人民的道德观念。这些观念总是体现在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上。这种报应不是消极的宿命论，而是积极的惩恶扬善，并通过这一过程，给人以鼓舞和力量，使人得到精神和道义上的满足。《复仇的青母牛》是普米族民间脍炙人口的故事。它讲述的主要内容是后妻虐待前妻子女，可它触及的却是阶级社会里，家庭财产分配的不平等所造成的人性扭曲和恶变。故事中的后母掌管家产，不劳而获，天良丧尽；而遭她虐待的前妻女儿，孤弱无助，受尽折磨，使人无限同情。整个故事清楚表明，自私和贪财，使人心变黑了。这一点，即使在今天，也有现实意义。除此之外，这篇故事还另有动人之处，那就是无私的母爱。变成青母牛的前妻，为了护卫丢下的女儿，不仅过了刀，入了火，还进了锅。母亲爱女儿，九死而不悔，这种献身精神，是对母亲的礼赞，也是对人性的讴歌。围绕着钱财利禄的得与失，普米族故事常常清醒地倾吐着人民的心声，如《吹喇叭的人》，讲述老三吹喇叭吹神了，后来战胜妖精，得到宝物。可宝物并没有使他取得父亲的谅解，倒使那个贪利忘义的员外郎成了乞丐，最后，只好在老三帮助下一起耕田种地过日子。这个故事寓意含蓄，但吐露明确。它一方面否认了宝物的存在，鞭笞了为得到宝物而重利轻义，连老婆都不要的剥削阶级道德观；另一方面肯定了劳动换来的财富胜过宝物、“家财尽在双手上”的劳动人民道德观。故事结尾意味深长，它告诉人们：这两种道德观价值不一样，只有在共同的劳动中才能得到统一。

普米族传说故事中最有特点的是风物民俗传说故事。这类故事与普米族人民的日常生活紧密相联，不仅有美学上的价值，

而且有民俗学、民族学、甚至历史学方面的价值。如《给羊子的来历》、《姓氏的来历》、《祭龙神》等，对于了解普米族的古老历史和民间习俗，都有一定参考价值。而一些风物传说，讲的虽然是山水花鸟来历，展示的却是普米族社会最专横的角落，即宗法家庭的封建婚姻。在这个角落里，封建势力的代表人物，冷酷地阻止着少男少女们真挚相爱，是那样凶狠和残暴。如《一对红头鸟》，讲的是“红头鸟”和“爬施峨”、“尺粗岗”、“生格格”三座大山的来历，可谁也没想到，它们今天的存在，却是用昨天的壮烈牺牲换来的。当初，一对青年男女相恋，男的却被女方的母亲骗至家里谋杀了！而多情的姑娘在火化情人时，毅然跳入火里同焚。他们的精灵后来变成一对红头鸟，他们的形象变成了两座动人的大山。故事中的换圈子、火葬等习俗，都是普米族特有的。加之叙述忧愤哀婉，气质坚贞不屈，读后叫人情怀激荡，久久不平。风物民俗传说故事，因与人民的生活情感联系着，其中不乏思想性和艺术性都比较高的故事。

机智人物故事是最使普米族人民开心的传说故事。大凡普米族聚居地区都有流传，如《阿匹打洛的故事》、《常回回的故事》、《旦史尔千的故事》、《白旦郎的故事》等。这些故事以揭露和嘲笑剥削者的贪婪和愚蠢为主要内容，同时也歌颂人民群众的集体智慧、同情心和互相救助的品德。各民族的机智人物故事，免不了互相影响，但普米族民间流传的机智人物故事，组联起来比较完整，更显幽默和机趣。

普米族的动物故事，大都采用拟人化手法，一般侧重动物世界关系的社会化描写，也注重动物性格描绘和动物特征等方面的解释。如关于老虎的传说故事，就是从其本性和特征入

手，注入了社会生活内容的。《鸡狗饮水何以与众不同》则是从其生活特征入手，描写动物世界的关系，其中注入了劳动人民的感情，寄托着他们赞美劳动、憎恶懒惰的寓意。关于兔子的故事，普米族民间传说比较完整。它们从兔子的外貌特征和兔子在动物世界的活动，以及帮助人类惩治妖精、土司，都有故事。这当中也存在与其它民族雷同的情节，但却把普米族人民对兔子的兴趣表达得很充分，可以看出，他们对兔子的机灵和智慧观察细致，对兔子是十分喜爱的。

普米族民间故事的内容是丰富的。但在编选中也发现，普米族人民编织故事，也受到他们的生活环境和观念意识形态的影响。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大致离不开天、地、水，各民族的故事里都有天界、地界和水界的描述。一般说来，对天界的描述比较庄重森严，因为那是主宰着人类兴衰祸福的地方，所以，气氛庄重，神格森严；对地界水界的描述相对地弱些。可在普米族民间故事里，对水界的讲述较多。普米族把水界的龙王只当作一家富有的邻居，民间都称龙王为“吕依巴土达这家人”。从故事看，普米族人民对龙神既敬畏、又提防，于是，有治龙王和祭龙神的故事。还有一些与龙王家通婚的故事，既讲到龙王家的显赫富裕，叫人羡慕，又时时流露出龙王这家人不好对付，他反复无常。这些都生动地反映出普米族人民在与大自然斗争时的矛盾心理，大概他们既尝过有水的甜头，也吃到过缺水的苦头。地界最大的神，普米族认为是山神日真。在普米族人民的意识里，山神是真正主宰人间吉凶祸福和衣食饭碗的真神，任何调侃之想和亵渎之念都不能有，否则就要倒霉。所以，有关山神的故事都怀着敬畏之心，流露出虔诚感激之情。和山神、龙神比较起来，天神在普米族人的观念里最模糊。故事中

的天神似乎就是普通的智人。如《凤凰治龙王》中的天神羌拉都基，完全就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凡人。所有关于天界的故事中，都没有什么明确的神格，总是统称天神。这也可以看出，普米族人民长期从事游猎游牧生产和商品交换，他们比较关心的是切身利益，重视人际交往，对与自己生存空间隔得较远的天界想象不多。

另外，这本集子里有好些讲述妖精吃人的故事，这些故事中的妖精，其实都是深山老林里的野兽在人脑中幻化出来的形象，它表明远古时代的回忆还长期萦绕在普米族人民心头。从这类故事中看，人类最早抵制野兽袭击的助手大概是火与狗，在《狗为什么咬月亮》等故事里，生动地讲述了这点。人类在战胜这些妖精过程中，曾出现了各个时期斩妖伏魔的英雄人物，但是，真正治服妖精的英雄人物，最后都是由于掌握了铁制武器。这一点，在《罗多斯白》、《什撰何大祖》、《攘鬼的来历》等故事中，都有反映。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人类早期使用过的铁器有铁钳、铁索、铁锤、铁链、铁耙等，事实上，这些都是生产工具，这些铁制工具的出现，才治服了危害人类的妖精。在《罗多斯白》、《什撰何大祖》的故事中，甚至还有人类与妖精比试武器的讲述，如铁器与灶灰团相比。这都间接地反映出普米族先民对铁器工具出现的高度赞颂。它表明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这就是人类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铁器时代。这类故事给我们提供的资料，对认识普米族社会历史的发展，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三

在艺术上，普米族故事既有一般民间文学故事的特点，又

有本民族自己的特色。

(一) 土壤坚实，想象丰富。普米族民间故事大都充满奇瑰的幻想。无论是神话传说，还是一般故事，想象天地都比较宽阔。如《帕米查列》中，老三爬上神树顶端，躲过了洪水，可最后下到地上，却是骑着神鸟落下来的。一个人骑着巨大的神鸟，飞翔于辽阔的天地间，那气势和胸廓何等宽宏博大啊！

《夜明珠》讲述部落战争。阿枝落部落首领背信弃义，破坏了东坡落部落保家安民的珍宝“夜明珠”，给东坡落部落带来了灭顶之灾。可是阿枝落部落并未取胜。就在他们得意的时候，被捉的东坡落首领达娃将失明的“夜明珠”往嘴里一丢，一声巨响，整个阿枝落部落飞上半天云里，翻了几个转，旋了几个圈，和东坡落首领同归于尽了。这些神奇的想象，构图雄浑，地阔天宽，给人留下惊心动魄的景象。

普米族民间故事的艺术想象，总是在故事情节发展的关键时刻显示力量。老三误入魔洞，被妖怪一口吞掉，这时出现神蛙搭救，使故事继续发展（《帕米查列》）。在《九十九歌白银》里，给木天王挖银子的穷人们，被愚蠢的狗腿子龙三堵在洞里，危在旦夕，是观音菩萨化装前来搭救了穷人，惩罚了作恶的狗腿子。这些神奇幻想，往往成了故事情节转折的关键。从这些幻想里，我们仍可体验到人民群众的爱憎感情。

有生命力的幻想，总是植根在生活的土壤里。普米族民间故事的幻想也是这样。搭救穷人的观音菩萨，现实生活中是存在的。为了民族的存亡，最后英勇献身，其精神确实与天地共存，与日月同辉，象大山一样永远屹立在人民心中。这既是生活的真实，也是艺术的真实。有些幻象好象费解，其实也多少跟生活有联系，如《青蛙指引人喝到智慧水》，使人联想到有

益的甘泉，并爱水及蛙，产生了神蛙助人的幻想。普米族民间故事的艺术幻想，是在坚实的生活土壤中开出的花朵，因此，总是闪烁着积极浪漫主义的光芒。

（二）情节曲折，形象生动。民间故事的耐读性有多种因素，其中，故事主人公的命运是牵挂读者感情的主要因素。普米族民间故事往往通过人物情节的大密度安排，以展示人物的命运，所以，使故事的情节曲折，形象生动。特别是篇幅长点的故事，这个特点尤为明显。如统格萨的故事，矛盾一个接一个，斗争一场接一场，使故事情节波澜起伏，险象丛生，目不暇接，大大增强了故事的充实感。加之有曲折、有起伏的发展节奏，使故事的传奇色彩更突出，更有艺术吸引力。

大密度安排情节，不仅使故事充实紧凑，而且更能淋漓尽致地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使形象鲜明生动。如在《复仇的青母牛》里，为揭示狠心后母的丑恶心灵，故事组织了一个又一个情节：狠心后母杀死青母牛后煮吃；肉吃了不算，还把骨头架起烧；烧不尽不解恨，又用开水烫；烫不着不罢休，又用铁锤砸；直到变成鸟儿飞走。这一系列情节展示，把狠心后母的歹毒心肠揭露得入骨三分，让这个恶人的狰狞面目赫然亮出，叫人激起强烈的愤怒。《一对红头鸟》里也有这样的安排。那个阻止女儿自由婚姻的母亲，先是不答应，后是起杀心。叫大哥去杀、二哥去杀、三哥去杀，最后是自己设计谋杀。当女儿与情人一起火殉后，她又将两人的骨头分开埋，骨灰里长出两棵大树拥抱一起，她又把大树砍掉，直到变成红头鸟儿飞走。这样，情节密度大，故事节奏紧，人物内心的层次展示得丰富，人物的色彩也就鲜明而生动。

（三）结构完整，语言质朴。普米族民间故事的结构，一

般都较完整，哪怕是几百字的故事，也首尾成篇，不枝不蔓。这一点跟故事内容有关。普米族民间故事的内容比较单纯，好些故事可用一两句话概括，这就给结构的完整布局打下了基础。可以说，故事简单而情节丰富，是普米族民间故事结构上的一个特色。如《阿巴扎》，内容可以说就是“得了宝物不忘朋友”，可情节的展示却比较丰富，曲折而细腻，使人读后有一种充实感，不觉得枯燥。

普米族民间故事的语言比较质朴。常常跟人物描述结合起来，往往几句简单话，既说了事情，又画出人物。如《帕米查列》中的老三，光着身子躲在仙女的火铺下面，仙女们叫他“快出来！”老三说：“我身上一丝不挂，没穿衣服，没穿裤子，叫我怎么出来？”质朴机趣，实实在在，没什么躲闪的话。于是，“大姐听完，丢下一匹麻布，用口一吹，变成衣服了；二姐丢下一匹麻布，用口一吹，变成包头帕了；三妹丢下麻布，用口一吹，变成鞋子和绑腿了。”这些语言都很朴实，也没讲老三如何穿戴，就这么三“吹”三“变”，一个英俊壮实、打扮整齐的普米族小伙子就出现在我们眼前。这种用口语写人叙事的手法，一石三鸟，是普米族民间故事中常常运用的，很有学习借鉴的价值。

四

这本集子的编选工作，早在四年前就开始了。1982年，我去宁蒗彝族自治县组稿，在当时宁蒗县委宣传部、县文教局、县文化馆的领导同志支持下，曾经办过一期业余文学讲习班，除青年人外，还邀请了一些普米族歌手和老者参加。讲习班结

束，我记录了第一批普米族民间文学资料。后来，我又多次去宁蒗调查采访搜集。1984年底，我又去兰坪县通甸、德胜、山后、楞锅箐等普米族聚居区采集资料。在这期间，我结识了一批爱好文学的普米族青年，他们是宁蒗县的何顺明、贺兴泽、和学良、殷海涛、熊伟、胡革荣、曹银秀等，兰坪县的熊贵华、和善全、和丽金、和光生等，同时，还得到其它民族的同志支持，他们是周元昌、黄金妹、施中林、罗世保、章虹宇等。这些同志年纪大都在二十岁左右，最大年纪也不过三十多岁。在这些同志的热心支持下，终于有了编选的基础。我的原则是：凡是普米族或其他同志寄来的书面资料，我都尽量帮助，首先编选他们的。实在没有，我就从自己搜集记录的资料中整理。尽管这样，仍然有“撞车”的事情。如同一个故事，就有好多份记录稿，最多的竟达十六份。这是因为，记录搜集的同志总是听到最流行的故事。对多份相同的故事，我采取以一二份故事记录为基础，由我或委托别的同志综合整理，或选择有代表性的整理稿编入。

本集子的故事，选宁蒗、兰坪地区的较多，这两个县也是我国普米族的聚居区。其它地区选了部分，还嫌薄弱；个别地区还是空白，如永胜县。今后想再作努力，使其更全面些。编入的故事，都直接采用普米族人的口述，在整理时尽量保持原貌。当然，也存在语义差别，内容形式上也存在各民族文化交流的影响，但编者尊重口述者的讲述，也许互相影响的地方对从事民间文学研究工作的同志还有些用处。

本书在搜集资料过程中，曾得到宁蒗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曹灿东、宣传部李国桢、文教局副局长基克·鲁史、文化馆馆长华宁生、杨世三等同志的帮助和提供方便。在兰坪也得到兰坪

县委宣传部、文化局、文化馆的支持。同时，为此书抄写出力的还有何侃、木崇生、杨培均等同志。承蒙云南人民出版社文艺编辑部的关心、支持、鼓励和指导，使得此书得以与读者见面。谨此向以上同志表示真诚的感谢。

王震亚

1986年11月7日于昆明

目 录

前言.....	(1)
---------	-----

起源神话

太阳、月亮和星星.....	(1)
尖若线鲁造万物.....	(3)
帕米查列.....	(10)
青蛙指引人喝到智慧水.....	(26)
土箭射日.....	(29)
格悟松巴治太阳.....	(31)
狗为什么咬月亮.....	(33)
神牛送五谷.....	(36)
凤凰治龙王.....	(39)
神牛喊寿岁.....	(44)
人蛇换皮.....	(46)
虹的来历.....	(48)
马桑树和水牛.....	(51)

风物传说

金沙江和澜沧江失约.....	(52)
攀天阁的来历.....	(54)

血垭口的传说·····	(57)
天仙桥·····	(58)
独石头的传说·····	(61)

英雄传奇

统格萨·甲布·····	(65)
罗多斯白·····	(84)
什撰何大祖·····	(93)
药王·····	(99)
娃巴茨茨·····	(102)
红桃·····	(105)
多生子和白龙马·····	(110)
夜明珠·····	(115)

习俗传说

姓氏的来历·····	(122)
打猎的来由·····	(124)
“给羊子”的来历·····	(126)
送披毡·····	(128)
敬猫的来由·····	(133)
祭龙神·····	(136)
攘鬼的来历·····	(141)
三天土司王子·····	(144)
普米不信蛊·····	(147)
普米不兴扑卧地上喝水·····	(148)
鸣枪驱雹的来历·····	(149)